

# 難忘的好人

## 二二八受難者李瑞漢

● 林作梅

### 語言相通建立友誼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筆者奉派來台灣接收團擔任接收民政部工作，自重慶乘飛機，經上海轉乘美海軍艦艇在基隆登陸。再從基隆換乘火車抵達台北，一路上映入眼簾的，是人生難得一見歷史性群眾狂歡畫面。

同胞們無論男女老幼，都走出了家門，狂熱地來歡迎祖國政府官員的來臨，到處人山人海，人手一面國旗，高舉揮舞著，引吭高唱國歌（臨時學會），高呼口號，聲震山嶽，睹此情景，令人感動得落淚，台灣同胞祖國愛的熱潮，令人永難忘懷。

李瑞漢兄是台北世家，是位名律師，正擔任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他和許多台北領袖人物，組成歡迎委員會，帶領重要團體負責首長數十人，去到基隆，代表台灣同胞表達對祖國政府接收人員的到來，願全力協助解決一切困難問題。

我們奉派接收民政部門的人員，抵達台

北後，經日本總督府安排，暫住在牯嶺街一幢後來改為長官公署民政處（省民政廳前身）處長的官舍（今郵政博物館所在地）。歡迎委員會委員中，以李瑞漢委員最熱心，他天天都和許多位委員到我們寓所晤談，提供許多協助。

我們初到台灣，地生人不熟，對接收工作，須先瞭解總督府的體制和地方制度，李瑞漢和委員們，最熟悉台灣政情，他們正好作我們的顧問，提供寶貴意見。他們會說閩南話，不會說國語，接收人員中，能說閩南話的，只有台籍的黃朝琴（後任省議會議議長）、連震東（後任民政廳長、內政部長）、林士賢（後任台灣省警務處副處長）。外省籍的只有我和林紹賢，因都是閩南人，說閩南話。李瑞漢等每天來到，就找到我們幾個說閩南話的人細談。因此，我和李瑞漢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奉派從日籍廠長手中，接任光復後首任專賣局松山煙草工廠廠長。繼續和李瑞漢交往，愈交往愈投

契，接觸愈頻繁。他的律師事務所在中山堂前的歸綏路。

那時，所有來台接收人員眷屬，都未回來。每天下班後，無家可歸。就以李瑞漢事務所為家。如有一天未去，翌晨他必撥電話來詢問。我們相處，是非常要好的知己朋友了。

民國三十五年春，我的妻子兒女自蘇州來台團圓。

從此，我們李、林兩家經常往來，兩家都好客，互相輪流作主人，邀請許多台籍好友吃飯，閒話家常。

### 熱心助人忠愛國家

李瑞漢早年留學日本，經高等考試及格，返台擔任律師。他思想敏捷，待人寬厚，古道熱腸，急人之急，忠人之事。我和他結交，相處一年多，最崇佩他志行高潔，忠愛國家，無私無我。

抗戰勝利他熱心倡組歡迎委員會，他是核心人物，集體到基隆歡迎接收人員的蒞臨

，對接收人員提供了種種協助，充份表示了他擁護祖國的赤誠，感激回歸祖國懷抱的喜悅。

民國三十五年光復節，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來台宣慰，親蒞中山堂光復廳慶祝光復節大會訓話。李瑞漢以社會名流的身分，應長官公署邀請參加。我們併坐在一起，聆聽蔣主席講話，李瑞漢頻頻以耳語告訴我，蔣主席聲如洪鐘，可喜，可喜，國運昌隆可賀可賀。充分表露了他忠愛國家，崇敬領袖的真情。

我是政大第一期畢業生，抗戰勝利後，政大同學們決定在南京修建介壽館，祝賀蔣中正校長領導抗戰勝利功勳。校友會寄來捐冊，要我積極籌募款項。我商助於李瑞漢兄，他慨然應允，陪我奔走了一二十天，分別向他認識的工商界大亨，請求捐助，十分順利。

更重要的是陪我去看當時望重一時的建築公會會長林堤灶老先生（林挺生先生尊翁）請他轉向各建築廠商募款。林老先生熱心慷慨，隨即召開會議，會員到了二十餘人，由我報告修建介壽館的意義，在林老先生大力號召支持下，公會捐款，數目之鉅，超過其他個別捐助的總數（數目多少，已記不清了）。

勸募工作結束後，我把款項匯往南京，很受到學校當局的重視。給我很大的面子，但這是李瑞漢兄賜給我的。瑞漢兄如此熱心

幫助我，固是為友情，但在他內心裡，是對蔣中正主席表示崇高的敬意。

李瑞漢兄交遊廣闊，他的事務所中，每日都高朋滿座。我們交往一年多期間，他為我介紹了許多方面的朋友（均台籍），他業律師，法界方面的人士，他介紹最多。在台北各級法院的法官，和在台北執業的律師，我幾乎大半都認識。其他工商界名流、醫生、畫家等等，也都承他介紹有了往來。以他交遊之廣，名氣之大，才能卓越，如若出而競選民意代表或縣市首長，那是沒有不成功的，李瑞漢熱心為社會服務，當年我任松山煙廠廠長，時常因總局原材料供應失常，被迫停工。

一個擁有一千五百工人的工廠，停工下來，是何等惱人的事，為安定秩序，我便想出一個辦法，利用停工時間，舉辦勞動服務競賽，以全廠每一部門為單位，各就周遭環境，加以整理，種植花木，美化環境。其難能可貴處，是大家都抱著「輸人不輸陣」的雄心，所有員工，各自從家裡搬來各種花木與材料，爭奇鬥勝，工作工具，廠內自有，所以整個競賽，工廠都未多花一錢，在短短幾月裡，全廠到處，煥然一新。假山流水，奇石異木，花團錦簇，美不勝收，李瑞漢兄聞知其事，大表贊成。我就請他擔任競賽評審委員，並替我聘請了許多本省籍知名人士藍蔭鼎、劉天祿諸先生，以壯大評審陣容。也有由我聘請的，如教育家沈雷漁教授（

曾任遺族學校校長）和前日籍廠長安達先生等，大家公推藍蔭鼎為召集人。勞動服務競賽遇到停工時間就舉行，期間大約有數月之久，才大功告成。就是由競賽評審委員會開會，各委員都認真其事，先分別審閱資料，隨看隨記，歷時三小時，審閱資料完畢，再行會議，由各委員發表意見，然後由召集人綜合合作結論，錄取前三名給獎，其餘都給優勝獎，以示獎勵。大家無異議通過。召集人藍蔭鼎當眾宣布，一時掌聲雷動。至此，忙了數月的勞動服務競賽，乃告完滿落幕。

瑞漢兄平時是個大忙人，為了我的事，事務所關門大吉。試問現在有那一位大律師，肯為幫助朋友作如此傻事？

來到台北後不久內子患病，李瑞漢兄聞知，特為介紹當年國際聞名的日籍婦產科權威借博士為之動手術。瑞漢兄和當時任專賣醫院內科主任莊金座博士都陪著我守在開刀房數小時之久，又是忠人之事，置自己律師事務於不顧的至情至性的表現。

瑞漢兄對朋友的日常生活，也關懷備至，回憶我一到台灣，由於曾在菲律賓從事抗日地下工作數年之久，身體虧損病倒了！除了由專賣醫院內科主任莊金座博士主治外，瑞漢兄特請他的摯友施江南博士為我診視，贈送珍貴藥品，施博士是當年台灣全省臨牀的權威，與理論權威杜聰明博士齊名。哀哉！施博士在「二二八事變」中犧牲了！瑞漢兄又介紹了最傑出的各科大夫給我。更介紹



了)來我家歡敘。我便想到從書櫃裡找出兩件紀念品，一為三十六年一月十五日瑞漢兄和諸好友為我餞別簽名的紅箋，拿出影印，二為瑞漢兄贊助我在松山煙廠舉辦勞動服務競賽評審時和各評審委員合攝照片多幀，於晤面時轉贈瑞漢嫂和諸侄，以作紀念。那天歡敘，至為愉快。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日傍晚，是李瑞漢兄昆仲被捕的時刻，他們全家正在吃柔魚粥。從此，每年三月十日，李府必做靜思祈禱。(他們都是基督教徒)祈禱畢，全家就吃柔魚粥。八十二年三月十日，李瑞漢嫂也邀我們夫妻二人，去參加靜思祈禱，祈禱後

吃柔魚粥。現在，李府三男一女，都已成家立業。除長男在香港，獨女在台灣外，餘均在美國，事業有成，侍老母至孝。瑞漢兄對我的情誼，永難忘懷，無以為報，祝福上蒼佑好人，庇佑李府，子孫興旺，重振家聲。

# 族 群 融 和 座 談 會 側 記

## ● 郎 萬 法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筆者參加了世界廣西同鄉聯誼會和中外雜誌合辦的族群融和座談會，聽到會議主席粟明德教授、王成聖教授以及專家學者的高論，他們都認為：「白崇禧與二二八善後」是族群融和的典範，我對於主辦單位苦心孤詣，倡導族群融和，這是一次最值得肯定的座談會，發人深省，不比尋常。

粟明德教授說：「在白崇禧夫人逝世下葬時，旁邊有一位先生大哭，據知那位先生就是台灣煤業大王李建興，二二八當時李建興是瑞芳鎮長，陪著母親李白娘到台北賓館求見，白崇禧部長透過翻譯，說她跟白部長是娘家也姓白，她來求見目的，是為大家請命，請原諒一批不知好歹的人製造動亂。實際上，台灣還是好人多，請白部長不要大開殺戒。白部長好言相勸，叫她放心。翌日召集行政長官公署與警備總部高級人員開會，問與會人員對處理善後有何意見，警總柯參謀長主張：「對暴民可錯殺三千，不能漏走一個。……」白部長未等柯參謀長說完，便申斥說：「這是蘇聯領袖列寧懲惡信徒製造恐怖的話，我們對自己同胞決不可這樣做，族群要融和才對」。立即指示撤除柯遠芬的職務，隨即親自到處宣慰，說明中戈，愛惜同胞，不會錯殺無辜。台灣人心才安定下來，大家把白崇禧宣慰使視為白青天，也視為族群融和的典範。」李建興在白夫人逝世時親撰輓聯：「昔日深思恩老母；今朝揮淚哭夫人」真情流露，令人動容。

陳存恭教授說：「白崇禧將軍宣撫台灣，寬大處理二二八事變，追本溯源，由於他生於族群複雜的省區，長於動亂頻仍的時代，從少數群體中，自我超越，認同於大中華民族，基於民族主義，對內協和同胞、藏胞，對外堅強抵抗帝國主義，是英勇戰將，是民族英雄。」

的確，為政者，都要以白崇禧將軍促進族群融和為效法的典範。做公僕的，都要有寬大胸襟，以全民福祉為己任。不要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斤斤計較，興風作浪，專門帶頭製造事端，甚而公報私仇，這又何苦！須知大陸共產黨的四人幫，他們得意十年，百姓苦了十年，文化也沉淪了十年，他們下場如何，眾所週知，不必費舌。讀者聖明，「大海有真能容之量」，忘掉悲情，和愛團結；「明月以不常滿為心」，常念民間苦難，再造經濟奇蹟。最後願以早年戲台有幅對，為本文結語：「凡事(壞事)莫當前，唱戲不如看戲好；為人要顧後，上台總有下台時。」